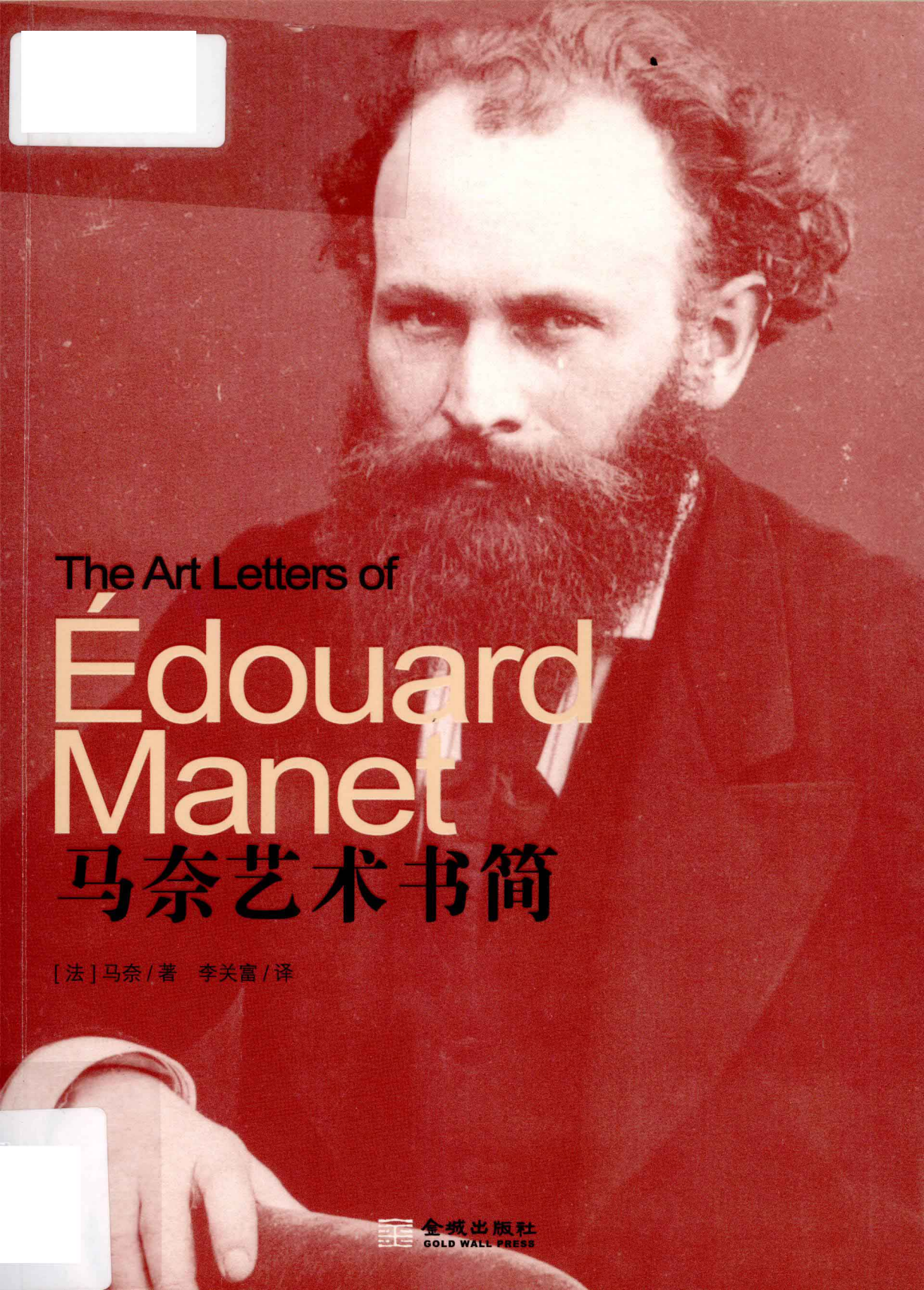




The Art Letters of

# Édouard Manet

## 马奈艺术书简

[法] 马奈 / 著 李关富 / 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The Art Letters of  
Édouard  
Manet  
马奈艺术书简

[法]马奈 / 著 李关富 /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马奈艺术书简/ (法) 马奈著; 李关富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2. 4

书名原文: Manet by Himself

ISBN 978-7-5155-0403-2

I. ①马… II. ①马…②李… III. ①马奈, E. (1832~1883) —书信集②油画—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①K835.655.72②J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53131号

Copyright©2012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 马奈艺术书简

---

作 者 [法] 马 奈  
译 者 李关富  
责任编辑 方小丽  
开 本 72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310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蓝图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403-2  
定 价 68.00元

---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mailto: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 马奈先生(代序)

[法]左拉<sup>[1]</sup>

自1863年《草地上的午餐》在落选沙龙引发巨大争议以后的几年间，马奈的作品几乎都遭到大多数批评家的诋毁和观众的嘲笑。他们不接受这种“难看和粗糙的”绘画。而此时仅有26岁的刚崭露头角的埃米尔·左拉却第一个站出来明确表示他对马奈才华的赞赏和支持。他撰写了《马奈先生》发表在1866年5月7日的《事件报》(L'Événement)上。对于当时被孤立的马奈，这无疑是难得的拥护和支持。当天马奈就致信左拉，表示为得到同他一样有才华的人的拥护而感到高兴和自豪。画家和文学家由此结下了一生的友谊。1867年，这篇文章又经过修订、增补，出版了单行本。

法国人天生有一种爱讥讽嘲笑别人的脾气，可是我们在某些场合下也会显得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我们还十分同情受迫害的人，甚至会挺身而出，努力去捍卫那些孤身奋战的人的事业。

今天我要向一位艺术家伸出声援之手，因为他被一批同行拒于沙龙大门之外。虽然他的才能还不能激起我的无限钦佩，使我对他毫无保留地加以赞美，可是因为人们把他认为是一个贱民，诬蔑他为不受欢迎、荒唐可笑的画家，我也会对他产生同情。

我先不去评论那些大家都可以看到他们的作品的画家，不去评论在众目睽睽之下展示自己平庸作品的画家，我认为自己有责任首先以尽可能多的篇幅来评论一位天才，他的创作遭到有意识的排挤，在被沙龙热情接纳的苍白无力的1500幅到2000幅作品中间居然没有一席之地。

我要对他说：“您别伤心。他们孤立您，而您也确实应该孤立。因为您所想的和这批平庸的画家想的不一样，您的画笔听从的是您的心灵和感官的声音，您是一个坦率表达自己个性的人。您的画和当代的那些肤浅的、感伤的作品放在一起显得很失调的。您就待在自己的画室里吧。我将到那里去找您，欣赏您。”

下面我将尽可能地阐明我对马奈先生的态度，我丝毫不希望在公众和我之间产生

[1] 左拉 (Émile Zola, 1840—1902)，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奠基人。



误会。我不赞成也永远不会赞成评审委员会擅自阻挡公众的视线，不让他们看到我们这一时代最富有鲜明个性的作品。我为之倾倒的作品在沙龙之外，所以除非我的欣赏趣味在沙龙里也能够得到满足，否则我是不会跨进沙龙的大门的。

或许我是第一个对马奈先生毫无保留地大加赞美的人。这是因为凡是装饰客厅的绘画，凡是匠人的花里胡哨的涂抹，凡是我在其中找不到半点活力的干瘪的画面，我都觉得索然无味。我已经宣布过，唯有独特的气质方能激起我的兴趣。

有人在大街上拦住我，对我说：“您这话并不是真的吧？您是初出茅庐的文坛新人，所以想借此做出一个轰动一时的惊人之举。不过眼下还没有人注意到您，我们不妨一起来嘲笑一下《草地上的午餐》《奥林匹亚》和《吹笛少年》这些滑稽透顶的东西。”

我们的艺术竟然堕落到了这等地步，我们甚至没有欣赏的自由了。因此，我才被视为一个故意自己欺骗自己的人。我的罪过也就在于，当一小帮画家装作无法理解一位艺术家的样子，并且要把他像麻风病人一样从身边撵走时候，我却想为他说一句真心话。

多数人对马奈先生持有这样的看法：马奈先生是一个古怪的青年画家，整日关着门和一些同龄的纨绔子弟一起抽烟喝酒。有一次，喝完了大桶大桶的啤酒之后，这个古怪的画家想出了一个主意，画一些漫画式的图画，并且把它们展览出去，来达到哗众取宠的目的，从而让人记住他的名字。说做就做，他立刻动手画出了一些滑稽的东西，连他本人看了也会觉得滑稽，但他就是想捉弄一下公众，以使自己获得更大的名声。

多幼稚的人们啊！

这里我要讲一个笑话，能够绝妙地刻画出公众的情绪。有一天，马奈先生和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坐在大街上的露天咖啡馆里。来了一位新闻记者，文学家向他介绍青年画家。“这位就是马奈先生。”新闻记者踮起脚尖，东张西望了一阵，仿佛在找马奈先生。最后才发现艺术家就在自己的眼前，安静地坐着，很不起眼。“啊！抱歉！”新闻记者叫了起来，“我原来以为您是一位彪形大汉，我还到处寻找一张怪异和凶神恶煞的面孔呢！”

这就是全体公众的心态。

艺术家们，马奈先生的同行们，那些应该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的人，都不敢作出自己的判断。其中有一些人——我指的是蠢人——对这些有力量的、充满个性的绘画看也不看一眼便嘲笑起来，并肆意地加以冷嘲热讽。另一些人则品头论足，说什么这是一个发育不全的天才，刻意追求粗野的画风，存心歪曲自然。总而言之，他们一直在向公众提供可供嘲讽的笑料，却从没想过告诫公众：“别笑得这么高兴，如果你们愿意落得一个傻瓜的

名声，就尽情笑吧。这儿的一切没有一点值得可笑的地方。这只是一位严肃的艺术家，他遵循着自己的本性，在狂热地探索真实，他付出自己的全部心血，他没有沾染上任何一点我们粗劣的品性。”

既然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样说，那么我就要说，我要大声地呼喊出来。我深信，马奈先生未来必将成为公认的大师，如果我有钱能在今天把他的画全部收购下来，我想那无疑是一桩好买卖。50年以后，这些画一定能够以比今天贵上15倍或者20倍的价钱卖出去，而很可能今天价值四万法郎的画到了那个时候却连40法郎也卖不出去。

其实，不需要多大的智慧，就能够预见到这样的变化。

在我们的眼前，一方面时髦的画风受到欢迎，沙龙和各种派别受到欢迎，于是一些艺术家便投机取巧，专门去迎合公众朝三暮四的口味，另外还有一些自命不凡的梦想家先生在用笔尖点染出一幅幅只消几滴雨水便可以使之褪色的苍白的小品。相反，有一个人在直接征服自然，他在重新探讨整个绘画艺术，渴求有所创新，丝毫不隐瞒自己的个性。难道你们真的认为，充满魄力和信念的手创造出来的画还不及埃皮纳尔<sup>[1]</sup>的稚拙可笑的木版画拥有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吗？

有一些人既不尊重自己，也不尊重公众，画布经他们涂抹上花花绿绿的颜料后便不值一文，而他们还不知羞耻地把它们展览出来。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不妨让我们一起嘲笑嘲笑这种人。如果公众受过严谨的艺术教育，如果他们欣赏的是富有个性的、朝气蓬勃的天才，那么，我可以断言，沙龙只不过是供公众解闷取乐的地方，因为不需要走完两间大厅，观众便会笑疼了肚子的。那些庸俗不堪的作品居然堂而皇之地陈列出来，简直是公开暴露自己的贫乏和浅陋，这一点成了画展上最妙不可言的喜剧性效果。

对一个不抱成见的观众来说，见到大群无知的人聚集在马奈先生的作品面前指手画脚，那真是一件十分痛心的事情。我就在那里亲耳听到过不少的蠢话。当时我对自己说：“难道我们就这样永远像孩子一样的幼稚，难道我们非得卖弄一番自己的聪明不可吗？瞧这些人张大了嘴，莫名其妙地笑，因为他们见到了与他们的习惯和信念相抵触的东西。他们以为这是荒唐可笑的，于是便哄笑起来。其实，他们的行径无异于一个驼背见到另一个不是驼背的人而大加嘲笑一样。”

我只对马奈先生的画室拜访过一次。艺术家中等身材，偏瘦小，金黄色的头发，微微泛着血色的脸庞，看上去三十岁来岁；灵活而敏锐的眼睛，薄薄的嘴唇，不时流露出一丝

[1] 埃皮纳尔（Epinal），法国孚日省省会，著名民间木版画的故乡。

嘲讽的神色。这整张轮廓并不端正但是富于表情的脸具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敏感而又坚毅的神态。不过，他的举止和声音却是十分地谦逊和温柔。

这个被公众视为刁钻古怪的画家的人，平日深居简出，乐于待在家里。他已经结婚，过着中产者的古板生活。然而，他工作起来充满热情，他始终在探索，不懈地研究自然，向自己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的问题，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我曾和他谈起过公众对待他的态度。当然，他既不因此感到高兴，也未必因此感到气馁。他对自己满怀信心；他听凭嘲讽的风暴在他头上呼啸，他坚信自己迟早会得到认可的掌声。

我终于遇见了一个拥有信念的斗士，他虽然不被公众承认，却并不在公众面前声嘶力竭地辩护，也不准备卖力去讨好公众这头怪兽，而只是作过制服它的尝试，想以自己独特的品格使之屈服。

只有拜访了他的画室，我才开始完全理解了马奈先生。原先我对他的欣赏是出于我的本能。在这次拜访之后，我才懂得了他的天才的本质，这也就是我将努力加以剖析的东西。在沙龙里，他的画即使被置于强烈生硬的光线下面也显得光彩夺目，和四周那些平庸的作品大不相同。我终于能够像通常观画那样，甚至就在作画的地方，一幅幅地细细加以品味了。

马奈先生的天才是由质朴和精确构成的。显然，当他一见到对我的某些同行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自然场景时，便下决心要直接去探索现实的奥秘，他摒弃一切现成的知识、一切前人的经验，他要重新观察，也就是通过亲自准确观察对象的方法来摄取艺术的形象。

就这样，他勇敢地面对对象，以豪放的笔触和鲜明的色彩对比把对象摄入眼睛，然后，把每件东西如他所看到的那样描摹出来。现在，谁敢再提他有什么猥琐的心计，谁敢再指责这样一位孜孜不倦的艺术家在玷辱艺术、嘲弄自己？应该惩罚那些讥讽他的人，因为他们侮辱了一个将成为我们的光荣的人，何况他们嘲笑的是一个甚至不屑嘲笑他们的人，他们的这种侮辱既可耻又可悲。我们可以告诉你们，你们的鬼脸和冷笑，并不能使他失去内心的平静。

我再次看到《草地上的午餐》这幅在落选沙龙上展出过的杰作。现在，我倒想看看，我们的时髦画家们能不能画出比这更广阔、空气和阳光更充分的自然环境来。是的，你们依然在笑，因为纳宗<sup>[1]</sup>先生笔下的淡紫色的天空更讨你们的欢心。而马奈先生的这幅画上是一片结实的自然景色，它当然不会讨你们的喜欢。并且，在这里我们既看不到杰罗姆<sup>[2]</sup>

[1] 纳宗 (Nazon, 1821—1902)，法国学院派画家。

[2] 杰罗姆 (Géome, 1824—1904)，法国学院派画家。

先生笔下如石像一般冷漠呆板的埃及艳后克丽奥佩屈拉，也看不到杜布夫<sup>[1]</sup>先生笔下的那些美艳的女子。很不幸，我们在这里只能找到一些平日常见的人物，他们都长着与凡人一样的肌肉和骨骼，这太令人懊恼了。现在，再一次欣赏这幅画，我才恍然大悟，你们当时为什么大失所望，又为什么快乐得手舞足蹈，看来只有手套盒子上俗不可耐的广告画才能够让你们的眼睛满足。

我也重新见到了《奥林匹亚》，她也太不应该了，竟和我们日常所见的姑娘们长得一模一样。可不是吗？这是多么大胆妄为啊！居然别出心裁，想画得和其他人都不一样！只要马奈先生借用一下卡巴雷<sup>[2]</sup>先生的粉扑，在奥林匹亚的面颊和胸脯敷上一层薄薄的脂粉，那么，这个年轻姑娘的模样看上去就会顺眼多啦。那只猫也把公众逗引得十分高兴。这只猫岂不是滑稽透顶吗？只有一个没有头脑的人才会把一只猫放进画面里去。一只猫！谁会这样做呢？何况还是一只黑猫。这实在太可笑了！……啊，我的可怜的同胞们，你们应该承认，你们是大幼稚了。《奥林匹亚》里面这只大名鼎鼎的猫，作为衡量你们去参观沙龙的真正目的，这只猫可是一个正确无误的判定标准。你们必须承认，你们到那里去无非是想找几只猫消遣一下，当你们找到了这只猫以后，着实开心了一阵，你们才觉得没有枉费你们一天的时间。

可是，我更为赞赏的作品无疑是去年落选的那幅《吹笛少年》。明亮的灰色背景衬托着少年音乐家，他没有穿演出服，就穿着一条猩红的长裤，戴着一顶军帽。他面朝观众在吹奏自己的乐器。我在上面说过，马奈先生的天才是由精确和质朴构成的，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特别想起了这幅画给我所留下的印象。我想未必有人能够运用更精练的笔法达到比这更强烈的效果了。

简练、善于提取精粹，是马奈先生的艺术气质。他善于迅速地捕捉他的对象，在千变万化的自然情景面前他从来不畏缩退却，而总是力求把千差万别的对象的本色和精神再现出来。他有一种用简朴和有力的色块来进行表达的禀赋。我们可以这样说：他满足于探索正确的色调，然后把它们按层次展现在画布上。就这样，画布一步步被一种扎实有力的绘画所充实。画如其人，在画中看得出他向往真实，并且从真实中提炼出一个蕴含强烈而独特的生活气息的世界。

马奈先生的画在沙龙中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你们是知道的。一句话，它们简直糟蹋了墙壁。陈列在它们四周的都是时髦艺术糖果商的甜腻腻的商品：糖浇的树木，粉捏的房

[1] 杜布夫 (Dubuffé, 1820—1883)，法国学院派画家。

[2] 卡巴雷 (Cabanel, 1823—1889)，法兰西第二帝国最著名和最抢手的宫廷和学院派画家。



屋，蜜糖般的男人，香草奶油味儿的女人。好像糖果店里的糖果一个比一个更漂亮、更甜美，而马奈先生的作品犹如这片奶油海洋中的一剂苦药。再看看那些大孩子在展览大厅里走动时扮演的鬼脸。怎么能使他们咽下一小块含有真正生活真实性的肉呢？可是，对这些甜得令人发腻的糖果，他们却像饿鬼似的全部狼吞虎咽了下去。

你们暂且别再去旁边的那些作品了。请你们先看看大厅里的那些活生生的人，不妨研究一下嵌木地板和墙壁上映衬出的他们的身影，然后再对比一下马奈先生的画，你们会立刻发现，那里充满着真实和力量。现在，再看看其他那些矫揉造作、挤眉弄眼的画，你们一定会放声大笑的，是吗？

马奈先生和库尔贝（Courbet）以及任何一位具有强烈的独特个性的艺术家一样，注定要在卢浮宫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库尔贝和马奈先生之间没有丝毫的相同之处，只要这两位艺术家遵循各自的逻辑，他们必然是要相互否定的。也正因他们毫不相同，他们才能够拥有独具一格的生命力。

我不想把他们两人相提并论，我只遵照自己的观察方式，而不依据一个绝对的标准去衡量这两位艺术家，我只承认独树一帜的个性，只承认表现真实和力量的个性。

我知道大家听了这番话会怎样质问我：“您这不是把怪诞当个性吗？也就是说，您认为只要做得与众不同就是做得好。”先生们，既然如此，请你们拜访一下马奈先生的画室，然后再返回自己的画室，尝试一下他的画法，你们不妨为了消遣，模仿一下这个你们认为是不惜手段逗引公众哄堂大笑的画家。那时你们就会发现，使公众发笑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

马奈先生是一位一流的画家，我竭力要把这一应该属于他的地位归还给他，尽管这样的赞誉也许会像画家本人一样引起人们的嗤笑。但是总有一天我和他都会有雪耻的机会。有一条永恒的真理支持着我的评论：气质独特的艺术家都是富有生命力的，他们不会随岁月的流逝而枯萎和消亡。马奈先生不可能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你们听着，那是不可能的——他总有一天会战胜他周围的那些怯懦的庸才。

倒是那些匠人，那些从前辈大师身上窃取到一点形似独特手法的東西的人，那些只知道工工整整描画树木和人物，既缺乏自知之明，又不了解他们所嘲笑的对象的价值的人，才应该感到惶惶不安。他们都是明天的死尸，其中有些人早在被埋入泥土之前的十年内便已经了无生气了，然而，只要见到有一幅生机盎然的画被移进沙龙这座庞大的公墓里去时，他们还会在奄奄一息中叫喊道：这是对艺术尊严的亵渎。

# 目录 CONTENTS

|     |                  |     |                   |
|-----|------------------|-----|-------------------|
| 001 | 1848—1871 从青年到成熟 | 052 | 享受在布伦海边的假期        |
| 005 | 等待启航远行           | 053 | 感谢比尔蒂的评论文章        |
| 005 | 即将启航             | 053 | 你是唯一能够翻译这本书的人     |
| 007 | 离开勒阿弗尔           | 054 | 送去供展览的几幅画         |
| 007 | 初识航海生活           | 057 | 关于展览已全部准备好        |
| 008 | 想念爸爸妈妈和其他家人      | 057 | 《被士兵嘲弄的耶稣》被接受了    |
| 008 | 看到马德拉群岛          | 059 | 侮辱像冰雹一样砸向我        |
| 010 | 画了一幅岛的风景画        | 060 | 公众对《奥林匹亚》的反应      |
| 010 | 抢风航行             | 060 | 名字听起来像我的那个莫奈是谁    |
| 011 | 船上的新年第一天         | 061 | 准备独自出发            |
| 011 | 明天到达特纳利夫岛的圣克鲁兹   | 063 | 在马德里与杜莱相遇         |
| 012 | 在特纳利夫岛无法靠岸       | 064 | 在马德里与大师对话         |
| 013 | 越过了北回归线          | 066 | 委拉斯凯兹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艺术家 |
| 013 | 碰到两艘英国船          | 067 | 西班牙之行的收获          |
| 013 | 向赤道之神致礼的仪式       | 068 | 多写点西班牙的文章         |
| 014 | 重新粉刷我们的船         | 070 | 回到巴黎              |
| 015 | 到达里约热内卢          | 071 | 又送了两幅画去沙龙         |
| 016 | 现在是坚强的水手了        | 074 | 因被左拉所推崇而自豪        |
| 017 | 最近有点混乱           | 075 | 交换波德莱尔画像          |
| 018 | 关注祖国的消息          | 075 | 永远不会怀疑的朋友         |
| 018 | 我的绘画技能派上用场       | 077 | 左拉的小册子出版          |
| 020 | 请求得到一张图书馆学生卡     | 078 | 关于小册子的新想法         |
| 022 | 作一幅真正让人惊讶的画      | 080 | 关于我的画像            |
| 026 | 授权卖掉《持剑的男孩》      | 080 | 艺术家应该有机会展示他的作品    |
| 047 | 布拉克蒙为自己画像        | 081 | 总在推迟拜访波德莱尔        |
| 047 | 布拉克蒙的马奈画像将得到极高评价 | 082 | 被纳达尔感动            |
| 052 | 关于画像的修改          | 083 | 推荐波德莱尔画像          |

- 084 《红杏出墙》非常有趣
- 084 为左拉画像
- 084 没有模特什么也干不了
- 086 一定到盖尔布瓦咖啡馆来
- 086 左拉在支持整个艺术群体
- 087 等不及祝贺左拉的新作
- 088 铜版画出了点事故
- 090 室内外光画法
- 091 为西奥多·杜莱画像
- 091 为雷诺先生做蚀刻版画
- 093 准备去伦敦旅行
- 093 被伦敦所吸引
- 095 艺术应该是对生活的记录
- 096 在这个愚蠢的国家没有多少可以做
- 097 请左拉推荐自己
- 101 因《麦斯米兰的处决》饱受关注
- 102 《麦斯米兰的处决》被当局禁止
- 102 “麦斯米兰”事件越来越复杂
- 103 一堂静物写生课
- 107 为冈萨雷斯夫人和小姐画像
- 108 推迟画像时间
- 108 打算书信联系评委
- 108 投票评选艺术委员会评委
- 109 尽一切努力让评委名单通过
- 110 有见识的批评家像真正的艺术家一样稀少
- 110 将画卖给能欣赏它的人是令人愉快的
- 112 巴黎处于一种极度的黑暗中
- 112 巴黎将遭受一场可怕的戏剧场面
- 113 巴黎的防卫准备让人印象深刻
- 113 给欧仁找工作
- 114 把画送到杜莱处保存
- 118 家里没人是非常伤心的事
- 118 巴黎，到处都在战斗
- 119 巴黎决定捍卫自己直到最后一刻
- 119 明天气球运送的信件将出发
- 120 每天只吃一次肉
- 120 为欧仁谋得一个机会
- 121 爆发了天花，正在扩散
- 122 加入了炮兵
- 122 期待你画一幅我身穿炮兵制服的画像
- 123 快没有食物了
- 123 愿以巴黎的两个区交换，为了跟你在一起
- 124 打开来自奥洛龙的电报
- 125 见到被俘的普鲁士士兵
- 125 转到总参谋部
- 126 欧仁跟部队出发三天了
- 126 你的画像挂在每一个角落
- 127 我在画现代的巴黎
- 127 印象主义者是多棒的天才
- 127 没有新年之吻的新年
- 128 因为骑马长了疖子
- 128 换了新兵种，当骑兵
- 129 替我亲吻妈妈
- 129 巴黎有太多的人死去

|     |                     |     |                 |
|-----|---------------------|-----|-----------------|
| 130 | 得了流感，只有躺在床上         | 160 | 不带任何做作地摆姿势      |
| 130 | 生病比接受军事指挥更糟         | 161 | 两幅画被拒           |
| 131 | 巴黎病死人数超过 4000       | 162 | 感谢亲爱的朋友支持       |
| 131 | 明天将返回岗位             | 163 | 急需《波里希内尔》石板校样   |
| 132 | 瘦得像耙子               | 163 | 《波里希内尔》最后的报价    |
| 132 | 下星期将与你们会合           | 163 | 再考虑一下《波里希内尔》方案  |
| 133 | 得知巴齐耶的死讯相当难过        | 164 | 找到《波里希内尔》石版画的买主 |
| 133 | 明天离开去与你们会合          | 164 | 请帮助一下莫奈         |
| 135 | 1871—1879 印象派的同路人   | 166 | 如果带钱来，放在门房      |
| 139 | 非常缺钱                | 168 | 莫奈的船就是画室        |
| 139 | 将派人来取走一些画           | 168 | 莫奈画的不是海景，是时光    |
| 140 | 打算参加伦敦国际展览会         | 168 | 很缺钱             |
| 146 | 可怕的暴乱对艺术是一种不幸       | 170 | 少于 1000 法郎不售    |
| 146 | 差不多被毁灭了             | 171 | 杜莱的建议通常都是合理的    |
| 147 | 留张便条以备不时之需          | 171 | 为班维尔画像          |
| 147 | 钱来得正是时候             | 172 | 放弃为班维尔的书作画的荣誉   |
| 149 | 一年卖不了 5 万法郎的画       | 172 | 来我的画室谈一谈        |
| 151 | 画已经完成               | 172 | 吹捧是一种拙劣的方式      |
| 151 | 收到画的付款              | 176 | 关于画的构思          |
| 152 | 给福尔送去《吉他手》校样        | 177 | 见到了莱斯里德         |
| 152 | 帕甘斯将过来表演            | 178 | 书脊处加黑色丝线像在宣告葬礼  |
| 153 | 波西不能去夏庞蒂家表演         | 179 | 《乌鸦》不用重做        |
| 153 | 波西 11 日晚没空          | 180 | 日本纸不够用          |
| 153 | 新书非常吸引人             | 181 | 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买卖     |
| 154 | 《红杏出墙》剧本的前言是一篇杰出的文章 | 181 | 在《乌鸦》进程中无事可做    |
|     |                     | 182 | 帮助处于绝望和破产中的莫奈   |
|     |                     | 183 | 计划购买莫奈的画        |
|     |                     | 183 | 写了一封信给门德斯       |

|     |                  |     |                  |
|-----|------------------|-----|------------------|
| 186 | 不得不另外找一名雕刻师      | 214 | 艺术家的责任是从时代提取出什么  |
| 186 | 节省成本，亲自着色        | 216 | 我热爱和尊敬整个人类       |
| 186 | 给马拉美的邀请信         |     |                  |
| 187 | 博物馆的画让我绝望        | 219 | 1880—1883 最后的胜利  |
| 188 | 拥有艺术家的眼睛和灵魂      |     |                  |
| 189 | 感激这篇天才的文章        | 222 | 明年将有一幅真正好的沙龙作品   |
| 189 | 从来没感觉到这么累过       | 224 | 我工作时你们相互聊天       |
| 190 | 介绍弗洛给左拉          | 224 | 会有一个属于我的时候的      |
| 190 | 见摄影师             | 225 | 埃文斯是一名真正的艺术家     |
| 192 | 每幅作品都应该是思维的一次新创作 | 226 | 一幅完全诚实的作品        |
| 192 | 一个善忘的朋友          | 228 | 伤感的图像超越英雄和爱情的图像  |
| 193 | 请光临朋友们的展卖会       | 228 | 医生不允许爬楼了         |
| 193 | 请穿得欢快一点          | 229 | 在贝尔维治疗           |
| 195 | 令人失望的沃尔夫         | 229 | 水疗完全是一种折磨        |
| 196 | 乐意帮忙修复那幅画        | 230 | 新鲜空气让我感觉好多了      |
| 197 | 关于福尔的画像          | 230 | 艺术即人加自然          |
| 197 | 到自然中去画吧          | 231 | 愿意忍受任何事情，只要能恢复健康 |
| 198 | 一只脚踏进了坟墓的老怪物     | 231 | 关于“沙龙中的自然主义”     |
| 199 | 印象主义者充满希望        | 232 | 一点点激进不能算不合适      |
| 199 | 希望插画更贴近来源和季节     | 233 | 把沙龙作品送到根特展出      |
| 203 | 我所画的是不同寻常的邻家角色   | 233 | 世道艰难             |
| 206 | 为新巴黎市政厅的装饰提交方案   | 233 | 在贝尔维的生活就像贝壳一样    |
| 206 | 描绘巴黎的城市生活需要象征    | 234 | 向普鲁斯特推荐扎查里耶      |
| 207 | 第四次印象主义者展览       | 234 | 冈萨雷斯显示出了太多勇气     |
| 208 | 试着劝说出版商          | 235 | 希望邮差每天都带来朋友的问候   |
| 213 | 希望副国务卿先生购买自己的作品  | 235 | 现在是时候卖我的画了       |
| 213 | 伤心地感到觉醒          | 236 | 欢迎拜访贝尔维          |
| 214 | 为卖出一幅画而开心        | 237 | 写信带给我快乐          |



|     |                |     |                  |
|-----|----------------|-----|------------------|
| 237 | 别被共和国的事务弄得筋疲力尽 | 257 | 别忘了在凡尔赛的朋友       |
| 238 | 共和国万岁          | 258 | 直率、坦白和可敬的左拉      |
| 238 | 特赦万岁           | 258 | 绘画需要一种情感的冲动      |
| 238 | 等待回信           | 259 | 没有想象，画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
| 240 | 盼回信            | 259 | 没有接受工作感到很内疚      |
| 240 | 来信有助于我的治疗      | 260 | 送上一幅画和手稿         |
| 242 | 仍然没有勒莫尼埃小姐的消息  | 260 | 糟糕的天气让我只能画自己的花园  |
| 242 | 期盼勒莫尼埃小姐的消息    | 261 | 荣誉勋章是一件武器        |
| 242 | 知道生病的所有烦恼      | 262 | 失去的 20 年已无法弥补    |
| 243 | 勒莫尼埃小姐在康复之中    | 262 | 荣誉来得太晚           |
| 243 | 别忘了孤单的贝尔维流放地   | 263 | 简洁是一种必须的东西       |
| 244 | 现在开始做点工作       | 263 | 最近这两天好多了         |
| 244 | 非常喜欢《库克西格鲁斯酒店》 | 264 | 需要重新制作网目铜版       |
| 245 | 请把我推荐给议员先生     | 264 | 希望是在我有生之年        |
| 245 | 得知玛丽·劳伦的消息     | 264 | 我已经干不了蚀刻了        |
| 245 | 来贝尔维看望我们吧      | 265 | 关于我健康的报告并不准确     |
| 246 | 为艾米莉·安布蕾画像     | 265 | 工作让我感觉不错和高兴      |
| 248 | 快告诉我最新的生活气息    | 267 | 是长久的友爱让我拿起笔写信    |
| 248 | 我变得越来越好        | 268 | 读书和坐马车是全部的娱乐活动   |
| 249 | 对将要回到城市去感到难过   | 268 | 暂不需要帮助           |
| 249 | 担心自然主义的绘画不受待见  | 269 | 遗嘱               |
| 250 | 推迟去见龚古尔        | 270 | 作品出售备忘录          |
| 250 | 见到罗什福尔         |     |                  |
| 251 | 朴素的新年礼物        |     |                  |
| 251 | 没有模特不可能画出任何东西  |     |                  |
| 254 | 送两幅画去沙龙        |     |                  |
| 256 | 欢迎来凡尔赛         |     |                  |
| 257 | 卖给拉蒂勒先生两幅画     |     |                  |

## 1848—1871 从青年到成熟

爱德华·马奈(1832—1883)对政治不感兴趣,更不想像父亲期望的那样进入上层社会,当一名法官或者海军军官,他唯一感兴趣的是绘画。在父亲的要求下,他参加过两次海军学校考试,但均告失败。1848年,16岁的马奈当了一名海员,作为一名实习水手,随海船前往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沿途的风土民情和美丽的海上风光更加激发了他的绘画热情。在随船远行期间,坚持写生绘画。回国以后,他坚定地要走绘画之路,终于说服父亲同意他学习绘画。

1850年,他进了当时知名的官方学院派画家库退尔(T. Couture)的画室里学画。库退尔曾以一幅表现古罗马历史题材画《衰败时代的罗马人》而名震画坛,被称为古典主义的历史画家。他的画法刻板枯燥,追求所谓“不带个性的理想化”。马奈在这里刻苦学习,受到了严格的绘画技法基本训练。但是时间一长,他开始对老师因循守旧的教学方式产生了疑惑,逐渐开始讨厌起画室的工作:“在画室的感觉如同到墓场一样,光与影都在说谎。我知道使模特儿裸着身体在大街上是行不通的,可是在夏天至少可以在田野里画半裸习作。”这一时期的马奈就已经开始流露对画室工作的轻视,开始追求自由写生。

在库退尔画室经过了六年多学院式的基本训练。那时,法国发生了由于路易·波拿巴政变而引起的暴动。马奈也好奇地跟着参加,并被拘留过一夜。当时,每一个头脑清醒的年轻人都有着叛逆的精神,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在画室学习的马奈,也不再是库退尔的盲目服从者了,他感到真正的老师还是16世纪至17世纪大师们的作品,他时常徜徉在卢浮宫和其他博物馆里,和委拉斯凯兹(Velasquez)、提香(Titian)、丁托莱托(Tintoret)、戈雅(Goya)等人建立了深厚的精神联系,还曾一度迷恋日本和中国的木版艺术,在这些艺术中吸取丰富的营养。

1855年离开库退尔画室之后,他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卢浮宫和卢森堡博物馆的画廊里。在卢浮宫临摹绘画时,他认识了年轻的画家亨利·方汀·拉图尔(Henri Fantin-Latour),从那以后,两人经常讨论绘画,渐渐成了好朋友。

1856年，马奈建立画室。这一年，他到荷兰、意大利和德国旅行，临摹过委拉斯凯兹和提香的作品。当时巴黎官方的美术展览会每两年举行一次，称为“沙龙”，在19世纪60年代，参展作品的取舍权力控制在作为法兰西学院的一个部门——美术部的官方评审会手里。1859年，马奈首次向沙龙送去作品，但被评审委员所拒绝。1861年，他的《奥古斯特·马奈夫妇像》和《弹吉他的西班牙歌手》（*Spanish Singer*）两件作品入选沙龙展出。《奥古斯特·马奈夫妇像》是马奈父母的画像，奥古斯特·马奈（Auguste Manet）一幅绅士的风貌，以一种故作庄严的神气坐在椅中，站在后面的是他的妻子马奈的母亲，头上戴着装饰有绸带的便帽，手里拿了一只装织物的筐篮，脸上显示一副专注的表情。《弹吉他的西班牙歌手》画的是一个生动的吉他弹唱歌手。这幅画原先挂在不显眼的地方，但还是引起参观者的注意，因为展出的其他作品都是关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临摹品，使这幅画显得真实生动，人物层次丰富且简括。肖像展出几天后，由于公众的反应和评审会的谅解，油画又重新被改挂到一个显然较好的位置上了。在这次沙龙展出中，年轻的马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之后画家并没有按官方所希望的去步学院派画家的后尘，他试图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当代的生活。他的这种反叛意识注定要在画界掀起轩然大波。

1863年马奈又向沙龙提交了自己的作品，但全部遭到拒绝。当年，拿破仑下了一道命令，所有于当年未被沙龙接受的作品可以在官方展览厅隔壁的一个大厅里展出。人们把这个大厅称为“落选者的沙龙”。人们到这里主要是为了嘲笑那些未能被官方认可的画家及他们的作品，但没想到参观者看到一幅让他们震惊的作品，就是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画面上是几个巴黎上等人在塞纳河岸一个风景区休息的情景，在衣冠楚楚的两个男子旁边赫然坐着一个裸体的女人。当时裸体一般出现在神话题材的作品当中，巴黎的贵族资产阶级乐于享受传说中的幻想境界，却无法忍受马奈对现代人生活作这种毫不隐晦的揭露性描绘。除了“道德”上的理由之外，这幅画的刺激性还在于表现手法上的新奇，和学院派习惯用昏暗的照明调子大相径庭。每个形象和物体的局部颜色都画得很亮，强烈的色块对比使形象显得很生动。这幅反叛传统的作品受到人们的指责，但他的才华却受到了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和进步作家左拉以及一批年轻的画家的赞美。

1863年，马奈31岁时，去了一趟荷兰。在那里他认识了年轻貌美的钢琴老师苏珊娜·林霍夫，不久便与她结为伉俪。婚后，他去向往已久的西班牙旅行。在马德里，他每天都要去世界著名的普拉多博物馆参观，那里收藏了珍贵的西班牙艺术品和绘画大师的大量作品，他流连在委拉斯凯兹的油画面前，临摹了这位大师的油画。他在叙述对普拉多博物馆的印象时说：“它简直使我眼花缭乱。这次旅行给予我的最大收获，就是委拉斯凯兹的作品。在他那里，我找到了我的绘

画理想之完美体现；看到这些作品使我有极大的希望和自信。”马德里的斗牛场也成了最吸引他的去处。他为那种惊心动魄的斗牛场面而激动。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写道：“我看到了一种非凡的很值得放到画布上去的场景，这里集合着各式各样的人物。”

60年代初，通过方汀·拉图尔的介绍，马奈和印象派女画家莫里索（Morisot）结识并成为亲密朋友。他们的友谊不仅对美术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马奈的家庭也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莫里索后来嫁给了马奈的弟弟，两人成为亲属。优雅、富有才气而又坚定地忠实于印象派的莫里索，使马奈的画风更加明媚和自然，更接近印象派的风格。60年代到70年代，马奈创作了很多真正富有现代生活气息的画，使他更接近年轻一代印象派画家。比如他那些表现赛马场面和斗牛场面的作品。

1865年展出了一幅更加轰动画坛的油画《奥林匹亚》。这幅画的诞生，是马奈艺术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艺术创作中，马奈加工他所见到的事物，不只是为了反映和表现美的事物，而是为了使画布上的形体与色彩达到他所想象的统一。为实现这个创作目的，他毅然放弃了极受上流社会欢迎的那套矫揉造作、堆满脂粉气味的描绘方法，而是把美、真实、生命所有这一切都融化在画布上。《奥林匹亚》充分表现出他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方法的自由性原则。画面上，一个裸体女子躺在一张卧榻上，旁边站着一个黑人女仆，双手把一束情人送来的鲜花交给她；裸女的脚边站着一只圆睁双眼的黑猫。这幅作品对上流社会来说，简直是一种亵渎。因为一个巴黎下等女人居然被当成了女神。一些资产者说它是一幅“可怕的油画”，是想用颜色“游戏”来欺骗观众，嘲讽般地想把这“在哪里捡来的堕落的”女人来代表“奥林匹亚”。有人当时这样来形容观众的惊讶情绪：“群众就像聚在无名尸体陈列房里那样看着马奈画的这个好斗的奥林匹亚。”

这种挖苦使马奈非常泄气，但是诗人波德莱尔和进步作家左拉却对他的作品给予了支持。左拉曾就这一幅画发表过感想：“他给我们展示的这个奥林匹亚，一个本时代的姑娘，你可以在大街上遇到，她们用褪色的不暖和的披肩裹着自己的肩膀。”一批年轻的画家也表达了他们热烈的赞赏情绪，其中不少是后来的印象派画家。他们把马奈看成是重新提出现实主义方法问题的大胆革新家。1865年冬天，马奈已经团结了许多和他有同样艺术革新要求的青年画家，如莫奈（Monet）、雷诺阿（Renoir）、德加（Edgar Degas）、巴齐耶（Bazille）、毕沙罗（Pissarro）等人。他们经常在附近一家名叫盖尔布瓦的咖啡馆里集会，发表艺术见解，探索各自的艺术实践理论，形成了称之为“无名美术家协会”的一个团体，这个“以学院派艺术为对立面的革新的艺术团体”就是印象主义的前身。

马奈在马德里时与西奥多·杜莱（Théodore Duret）初次相遇，后者是法国记者、作家和艺